

理想国

maginist

国盗物語

织田信长

前编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

译

国盗物語

国盗り
物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 译

国盗物语

织田信长



前编



目录

三助.....	7
相思草.....	16
华烛.....	26
蝮蛇之子.....	35
掷香粉.....	46
美浓的使者.....	57
油菜花.....	67
清洲攻略.....	77
猴子问世.....	87
阿胜风波.....	97
秘事.....	106
石破天惊.....	115
战端.....	125
南泉寺之月.....	135

奔赴长良川.....	145
血战.....	155
万阿之庵.....	165
朽木谷.....	174
林中之妖.....	184
桶狭间.....	194
风雨.....	204
须贺口.....	214
一乘谷.....	224
六角之死.....	234
堺与京城.....	244
沉浮.....	254
美浓攻略.....	264
光秀奔走.....	273

剑与将军.....	282
奈良一乘院.....	292
奈良坂.....	302
去甲贺.....	311
和田馆.....	321
半兵卫.....	330
藤吉郎.....	340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译

国盗物语

织田信长



前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三助.....	7
相思草.....	16
华烛.....	26
蝮蛇之子.....	35
掷香粉.....	46
美浓的使者.....	57
油菜花.....	67
清洲攻略.....	77
猴子问世.....	87
阿胜风波.....	97
秘事.....	106
石破天惊.....	115
战端.....	125
南泉寺之月.....	135

奔赴长良川.....	145
血战.....	155
万阿之庵.....	165
朽木谷.....	174
林中之妖.....	184
桶狭间.....	194
风雨.....	204
须贺口.....	214
一乘谷.....	224
六角之死.....	234
堺与京城.....	244
沉浮.....	254
美浓攻略.....	264
光秀奔走.....	273

剑与将军.....	282
奈良一乘院.....	292
奈良坂.....	302
去甲贺.....	311
和田馆.....	321
半兵卫.....	330
藤吉郎.....	340

三助

真是个奇怪的年轻人。

幼名唤作吉法师，大名为信长，本人却毫不中意这些名字，而是自称为“三助”。一听就是生龙活虎的、碰到打架则擤了鼻涕卷起裤腿就要冲上去的感觉。非常轻快，生动形象。

“我是三助，你们也要叫我做三助公子。”

他命令道。

我就是三助。他豪迈地宣布，在城外召集村童们打石仗或是打水仗。

实际上，“三助”一词的语感中，包含了这个少年“我想这样”的不明所以的美感。对于他自取的名字，一天，父亲信秀问道：

“吉法师，听说你让大家都叫你三助。”

嗯，少年翻了翻白眼，算是回答了。信秀笑着又问：

“三助怎么写？”

少年蹲在地上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后，拿起枯树枝写了“三助”两个字。恐怕就连士兵们都不会起这种名字吧。顶多也就是个下

人的名字。

“你喜欢这个名字？”

“喜欢。”

他点点头。这个年轻人好像极其喜爱这个名字，后来生下老二信雄（后来的尾张清洲城主、内大臣）时，给他起名叫三介。信长对自己孩子的名字都带有自己的喜好。长子信忠叫做“奇妙”，老三信孝则为“三七”，老九信贞干脆就叫做“人”。

他的美感区别于常人，带有某种偏爱。

他的穿着、行动和所有的日常生活都不同于常人。衣服也都是自己考虑，这个三助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世上一般是这样”、“这是惯例、习惯”等这种常识概念，从来不按照习惯穿衣，平时看上去就像是土匪的儿子。和服总是露出半边，下身穿着小厮们常穿的半截裙裤，腰上挂着五六个布袋装着小石子和打火石，横插着粗糙的红色刀鞘，梳着冲天辫，用红发带系着。作为织田的少主确实是奇装异服，行动起来却是异常方便。刀鞘也好发带也好，之所以喜欢火红的颜色，也是这个少年无处发泄的郁闷情绪的表现。应该怎么来表达他的精神世界呢？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如果实在要表达的话，也许只有用前卫精神这种暧昧的词来体现。

然而，这名少年并不是要用奇装异服来炫耀自己。他的出身显贵，还不至于要刻意去炫耀自己。仅凭他出自尾张织田家这一堂堂的贵族名门，即使穿着再平凡，身边的人也会阿谀奉承。

他到野外玩耍时，会和村里的孩子们一样弄得满身都是泥。他的贴身小厮们自然也会沾得一身泥。

城下的市民和百姓们，每逢他经过时便会悄悄议论：

三助公子，鸭子？还是水鸟？

三番五次，掉在了河滩。

甚至编成了小曲。

他在城下行走时也与众不同。几乎是靠在侍卫们的肩膀上走路，一边走还一边啃着香瓜和柿子。有时候独自一人站在城里，忘我地啃着糯米团。

于是，家里人和城下的人们，都把他称作“呆瓜公子”。在他们看来，此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辅佐他的家臣平手政秀不禁认真地思考：

这位少主继位之时，织田家就要完蛋了。

他之所以请求“美浓的蝮蛇”将爱女许配给信长，并不仅仅意图让织田信秀与斋藤道三和睦相处，而是出自利用蝮蛇的实力来保护信长的长远打算。

信长的愚钝到了如此程度。

又一年，这名少年突然从尾张消失了踪迹。估计他也考虑到平手政秀的心境，留下一封信写道，“大叔，我出外上香便归”，便离家出走了。

政秀发觉后几乎气绝身亡，悄悄汇报了主君信秀。信秀听后虽略有吃惊，很快就笑道：

“是吗？这个家伙又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吧。多看看外面也没什么不好。别让家里人知道，包括贴身的侍卫们。”

少主只身出走。这一消息一旦传到邻国，便有生命危险。

“这次他回来后，请主公大人好好说说他吧！”

“我又不是吉法师的辅佐，只不过是父亲而已。”

“只是……”

“他的任务都交给你了，好好管教吧。”

信秀并不理会。这名父亲也是颇有个性，然而要说有一些理解这个傻瓜的人，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恐怕唯有信秀一人。

也可能是天才。

信秀心中暗想。

信长正朝着京都方向赶路。

他只带了一名随从，让他背着一张草席和一个草筐，看上去就像是流浪的少年。

逛完京都后，他又去了摄津。

摄津有一处叫做浪华的地方有不少人家，还有规模巨大的寺院。四天王寺。

信长到了四天王寺，看见殿前的房檐下聚集了四五名浪人，正一边往墙上写字，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什么名堂？）

信上凑上去一看，才知道他们在议论武士的名字用哪个更好。他们都想给自己起个满意的名字。

“名字很重要。”

一个为首的蓄着胡须的人说道。他好像懂得不少文字，在墙上写了一片。有赖定、义政、清之、兴长、公明、道正、宗晴、忠之什么的。

瞟了一眼墙壁，少年有些吃惊。墙上有两个字比别的大了一倍，不正是“信长”二字吗？虽说从文字的组合上有些特别，不过信长这个名字是父亲给自己取的。

（岂能让这些浪人们抢走这个名字？）

信长心想，决心要抢回来。他交代给随从，让他去和胡须汉交涉。

“这个名字，”信长的随从走到走廊下，举手指着墙壁上的字，“能不能给我们主人？”

“你是什么人？”

浪人们显然吓了一跳。

“我们是从尾张来上香的。那里的信长二字，就送给我们主人吧。”

“主人，就是那里的小孩儿？”

浪人们发出一阵哄笑，直说不行。他们口中的“你小子不配”出自《祖父物语》，意思是“这个名字太响亮了给你太浪费”。然而随从不懂这些，仍继续说道：“哪里哪里，我并没说要叫这个名字，只是想带回老家当做礼物。”

他不厌其烦地请求道。浪人们听了直点头：“这还差不多。可不许叫这个名字。叫信长的人，可是要得天下的。”

信长一听也吃惊不小。回尾张的路上，他一路都在想着这件事。到今天为止，他还从未想过“天下”。只是依稀知道自己长大成人后要继承父业，没想到还能得到天下。虽然天下为何物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他却感觉到自己身上出现了某种变化。

信长回到了尾张。

平手政秀几乎高兴得要跳起来，随后的几天便开始了绵绵的教导。让你说去吧，信长心想。表面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听着，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怎么做才能得到天下呢？

（要能打架才行。）

这一点肯定没错。他本来就生性好动，弓箭马术游泳尤其精通。他特别喜欢游泳，寒春三月他就早早下水，一直游到每年的九月。

（光靠这个夺不到天下吧。）

他又想。夺天下的本事，只能自己训练。虽然平手政秀也教自己阵营的摆法和战术，但是在信长听来却是千篇一律，提不起任何兴趣。

（战术自己来想不就行了。）

他想。就像他身上穿的衣服一样，这名自称为“三助”的少年，一向不擅长接受“一直都是这样你也照做”，从心底感到抗拒。如果生在卑贱人家，估计这种性格要饱受世人欺负，然而生在可以为所欲为的权贵之家，虽然平手政秀口头上很严厉，但只要自己道歉并表示今后注意，政秀也就作罢了。

回国后的信长开始迷上了“鹰猎”。

这个酷爱运动的男子之所以以前不喜欢猎鹰，是由于这项集体竞技在室町幕府时期被严重形式化，从服装、随从人数、各自分工到装束都十分繁琐。

（只要能抓到鸟不就行了？）

他虽这么想，辅佐的平手政秀却十分拘泥于形式。猎鹰是天皇、将军、公卿、亲王，在各国则是大名的竞技运动。如果不举行相应的形式显示威容，会遭到人们的耻笑，由此，他为信长安排的